

Patricia Highsmith

# RIPLEY

## RIPLEY UNDER GROUND

〔美〕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著 尤传莉 译

# 地下雷普利



上海译文出版社

Patricia Highsmith

# RIPLEY

## RIPLEY UNDER GROUND

〔美〕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著 尤传莉 译

# 地下雷普利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下雷普利 / (美) 海史密斯(Highsmith, P.)著;  
尤传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0  
(海史密斯作品)  
书名原文: Ripley Under Ground  
ISBN 978-7-5327-5809-8

I. ①地… II. ①海… ②尤… III. ①犯罪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7884 号

RIPLEY UNDER GROUND by Patricia Highsmith  
First published in 1970  
Copyright © 1993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0-593 号

### 地下雷普利

[美]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著 尤传莉/译  
策划编辑/黄昱宁 责任编辑/张建平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72,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809-8/I·3439  
定价: 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献给我的波兰人邻居、法国的朋友

Agnès and Georges Barylski

我想，我宁可为自己不信的事物而死，而非为我所知的真相而死……  
有时我觉得艺术人生就是一段漫长而美好的自杀，而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

——奥斯卡·王尔德私人书简

# 1

电话铃声响起时，汤姆人在花园里。他让管家安奈特太太去接，自己继续刮除石阶两侧湿透的青苔。这个十月很多雨。

“汤姆先生！”安奈特太太的女高音传来。“伦敦打来的！”

“来了，”汤姆喊道。他扔下小铲子，爬上阶梯。

楼下的电话在客厅里。汤姆没坐在那张黄色的缎面沙发上，因为他穿着牛仔裤。

“喂，汤姆。我是杰夫·康斯坦。你……”断断续续。

“可以讲大声一点吗？讯号不太清楚。”

“这样好点了没？我听你的声音倒是很清楚。”

伦敦的电话讯号向来很清楚。“好一点了。”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没收到，”汤姆说。

“啊，我们有麻烦了。我想警告你。有个……”

爆擦音，一个嗡嗡声，一个沉闷的喀嗒声，然后全部消失。

“该死。”汤姆轻声说。警告他？画廊出了什么事吗？跟德瓦特有限公司有关？警告他？汤姆根本没怎么介入。他凭空想出了德瓦特有限公司这个主意，没错，也从中赚了一点钱，但——汤姆看了电话一眼，等着随时又会响起来。或者他该打电话给杰夫？不，他不知道杰夫人在工作室还是画廊。杰夫·康斯坦是摄影师。

汤姆走向通往后花园的落地窗。再去刮刮青苔吧，他心想。汤姆平常会随兴干些园艺活，他喜欢每天花一小时在这上头，推着割草机去割草，把枯枝耙在一起烧掉，拔拔杂草。那是运动，而且他可以一边做白日梦。结果他还没拿起小铲子，电话就又叫了。

安奈特太太走进客厅，拿着鸡毛掸子。她身材矮壮，年约六十，个性相当开朗。她一个英文字都不懂，而且似乎无法学会，连“早安”都不懂，这点正好让汤姆很中意。

“我来接吧，太太，”汤姆说，拿起了电话。

“喂，”杰夫的声音说。“汤姆，不晓得你能不能赶过来。来伦敦，我……”

“你什么？”又是讯号不良，不过没那么糟了。

“我说——我在信里解释了。现在我不方便解释，不过事情很重要，汤姆。”

“有人犯了错吗？——是贝纳德？”

“算是吧。有个从纽约来的人，大概明天会到。”

“谁？”

“我在信里解释了。你知道德瓦特的展览要在星期二开幕，我会跟他拖到那个时候。艾德和我实在分不开身。”杰夫的口气很焦虑。

“你有空吗，汤姆？”

“唔——有。”但汤姆不想去伦敦。

“设法瞒着海洛丝，别让她知道你要来伦敦。”

“海洛丝人在希腊。”

“啊，那就好。”杰夫的声音这才稍微放轻松点。

当天下午五点，杰夫的信寄到了，特快专递加挂号。

寄自：伦敦 N. W. 8 查尔斯街 104 号

亲爱的汤姆：

德瓦特的新画展将在十五日星期二开幕，是他两年来的首次展出。贝纳德会交出十九幅新油画，另外还有一些借展的作品。接下来讲坏消息。

有个叫托马斯·莫奇森美国人，是收藏家，不是画商——他退休了，有大把银子。他三年前跟我们买过一幅德瓦特的油画。最近他在美国看到一件德瓦特稍早的作品，比较之后，现在他坚持原先跟我们买的那件是假画。当然是假的，那是贝纳德画的。他写信到巴克马斯特画廊来（给我），说他认为他那幅画不是真迹，因为其中的技巧和颜色，都是德瓦特五六年前那个时期的风格。我清楚感觉到莫奇森打算大闹一场。这下子怎么办？汤姆，你一向点子很多。

你能不能来跟我们谈谈？所有的费用都由巴克马斯特画廊负担？我们现在太需要加强信心了。我不认为贝纳德的任何一件新作品画得不好，但他现在心情很慌，我们甚至不希望他出现在展览会场上，尤其是开幕酒会。

如果可以的话，拜托马上赶来！

谨此致意 杰夫

附笔：莫奇森的信非常殷勤有礼，但如果他坚持要去墨西哥拜访德瓦特以确认之类的，那怎么办？

最后这件事会有问题，汤姆心想，因为德瓦特根本不在人世了。根据巴克马斯特画廊和几个德瓦特的忠诚友人对外说法（汤姆编出来的），德瓦特跑到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子定居，他不见任何人，没有电话，而且也不准画廊把他的地址告诉任何人。唔，如果莫奇森去了



墨西哥，他会找得很辛苦，一辈子都找不到。

汤姆可以预见的是，莫奇森八成会带着他那幅德瓦特来伦敦，他会跟其他画商谈，接着是跟新闻媒体谈。这会引来各方猜疑，而德瓦特可能就会化为乌有。那帮人会把他拖下水吗？（汤姆老是把巴克马斯特画廊的这些人，也就是号称德瓦特老友的，想成“那帮人”，尽管他每次想到这个词儿就讨厌。）而且汤姆心想，贝纳德可能会提到汤姆·雷普利，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他那种愚蠢的诚实——简直像基督似的。

汤姆一直保持自己的名声清白无瑕，考虑到他所做过的事，能这么清白简直是太神奇了。如果法国报纸报道说，塞纳-马恩省维勒佩斯的托马斯·雷普利，也就是普利松制药公司的百万富豪老板贾克·普利松之女海洛丝·普利松的丈夫，竟然凭空虚构出“德瓦特有限公司”这个诈财骗局，而且多年来都从中抽成（虽然只有一成），那就太丢人了。这种事非常不光彩。就连海洛丝——汤姆认为她的道德感几乎不存在——恐怕都会有反应，而且她父亲肯定会（用停发津贴的方法）逼她离婚。

德瓦特有限公司现在很大了，要是倒掉的话，会有很多连带的后果。以“德瓦特”为商标名的美术用品系列就会跟着完蛋，这部分本来颇有利可图的，那帮人和汤姆也都从中抽取专利授权金。然后还有在意大利佩鲁贾的德瓦特美术学校，主要的学生是一些有教养的老太太和来度假的美国女学生，但也还是一项收入来源。其实这个美术学校从授课和贩卖“德瓦特”美术用品所赚的钱，还不如以租屋中介商的身份赚得多——替那些富有的观光客学生找顶贵的房子和附家具的公寓，从中赚取厚利。那所美术学校是由一对英国的同性恋者经营，他们完全没参与这个德瓦特骗局。

汤姆无法决定要不要去伦敦。他能跟他们说什么？而且汤姆不明

白问题出在哪里：难道一个画家不可能在某幅画中，又重拾早年技法吗？

“今天晚上先生想吃小羊排还是冷火腿？”安奈特太太问汤姆。

“小羊排吧。谢谢。还有，你的牙齿怎么样了？”这个早上安奈特太太去找她最信赖的那名村里的牙医，去看一颗害她疼得整夜睡不着的牙齿。

“现在不痛了。他人真好，葛尼耶大夫！他说那是脓肿，但他弄开了牙齿，说这样神经会掉出来。”

汤姆点点头，不过他不懂神经怎么会掉出来，大概是地心引力吧。有回他的牙医费力钻了半天，才抽掉他一颗牙的神经，那也是颗上牙。

“你接到伦敦捎来的好消息吗？”

“没有，唔——只是一个朋友打来的问候电话。”

“有海洛丝夫人的消息吗？”

“今天没有。”

“啊，想象阳光！希腊！”安奈特太太说，同时擦着壁炉旁一个大橡木柜子本来就很光亮的表面。“看！维勒佩斯都没太阳。冬天来了。”

“是啊。”这阵子安奈特太太每天都说同样的话。

按照预定计划，海洛丝要快到圣诞节时才会回来。但另一方面，她也有可能忽然跑回家——跟朋友稍微拌了嘴，或只是不想待在船上那么久。海洛丝很容易一时冲动的。

汤姆放了张披头士的唱片好提振精神，然后在那个大大的起居室里踱步，双手插在口袋里。他喜欢这栋房子。这是一栋两层楼高的方形灰岩大宅，楼上四个角落的圆形房间上方是角楼，让整栋房子看起来像一座小城堡。花园很大，而且即使以美国的标准来看，这个地方

也还是值一大笔钱。三年前海洛丝的父亲把房子送给他们，当成结婚礼物。结婚之前，汤姆需要更多的钱，因为他已经逐渐习惯享受优裕的生活，而格林利夫的钱不够花，于是汤姆也很有兴趣从德瓦特的事情里头抽成。现在他后悔了。他抽一成，本来钱很少的。就连他当初也没料到，德瓦特会红成这样。

这个晚上就像大部分的夜晚一般，他安静地独自度过，不过思绪却陷入困境。他吃饭时听着轻柔的音乐，一边读着塞尔旺-施赖伯<sup>①</sup>的法文著作。有两个字汤姆不认得。他打算睡前再去查他床头的哈乐普法英字典。他很擅长记住生字，留待稍后再查。

虽然没下雨，但晚餐后他还是穿上雨衣，走到四分之一英里外的一家酒吧咖啡店。有时他晚上会到这里来，站在吧台前喝咖啡。毫无例外，店主乔治一定会问起海洛丝夫人，然后为汤姆必须独处那么久而表示遗憾。今晚汤姆开心地说：

“啊，我不认为她会在那艘游艇上再待两个月。她会腻的。”

“真享受呀，”乔治喃喃道。他是个圆脸男子，挺着个大肚脯。

汤姆不太相信他真像表面上那么温和又好脾气。他太太玛丽是个高大而活泼的褐发女人，嘴上总涂着鲜红色唇膏，显然很凶悍，却被她狂野而欢快的笑弥补了过来。这是个劳动阶级的酒吧，这是事实，汤姆也并不反对，但这里并不是他最喜欢的酒吧。只不过刚好离他家最近而已。至少乔治和玛丽从来不会提到迪基·格林利夫。他或海洛丝在巴黎的几个熟人曾提起迪基，还有维勒佩斯唯一的旅馆圣皮耶饭店的老板也提过。那个老板曾问他，“你就是那位雷普利先生，有个美国朋友叫格林利夫的？”汤姆承认是。但那是三年前了，而且这样的问题从不会再深入，所以也不会让汤姆紧张，但他还是宁可避开

---

<sup>①</sup> 塞尔旺-施赖伯（1924—2006），法国新闻记者、政客。1971年起任法国激进党领袖。

这个话题。报纸提到过迪基的遗嘱留给他颇大一笔钱，有些说是固定收入，这是事实。但至少没有报纸暗示过那份遗嘱是汤姆写的。法国人老是对财务的细节念念不忘。

喝完咖啡后，汤姆走路回家，沿路跟一两个村民说“晚安”，偶尔踩到路边堆积的湿树叶，脚底滑一下。乡下的路没有人行道。他带了一把手电筒，因为路灯太少了。他偶尔瞥见一些人家的温馨画面，在厨房内，在看电视，坐在铺了油布的餐桌前。还碰到几户院子里拴着的狗在吠叫。然后他打开他自己家十英尺高的铁栅门，走上嘎吱作响的碎石路。汤姆看到安奈特太太位于屋侧的房间还亮着灯。她房间里有自己的电视机。汤姆常常夜里作画，只是消遣而已，但今晚他没那个心情。反之，他写信给一个住汉堡的美国人朋友瑞夫斯·米诺，问起什么时候需要他？瑞夫斯要偷放一卷缩微胶卷——或其他东西——在一个意大利人贝托洛齐伯爵的行李内。然后这位伯爵会来维勒佩斯拜访汤姆一两天，汤姆要暗中把东西从他的行李箱内（或其他地方，瑞夫斯会再告诉他）取出，然后寄给巴黎一个汤姆完全不认得的男子。汤姆常常帮忙做这些类似销赃的勾当，有时候会经手珠宝赃物。由汤姆取出访客的东西比较单纯，要比安排一个人在巴黎做同样的事情容易，免得带了东西的人根本没住进那旅馆。汤姆跟贝托洛齐伯爵略有交情，是缘于最近去了米兰一趟，当时瑞夫斯也在米兰。汤姆曾跟这位伯爵讨论绘画。对汤姆来说，他很容易就能说服那些有点闲暇时间的人来维勒佩斯他家里住一两天，看看他的画——除了德瓦特之外，他有一幅苏蒂恩（汤姆特别喜欢他的作品），一幅凡·高，两幅马格里特的油画，几件考克多和毕加索的素描，以及很多张名气较小的画家所画的素描，但他觉得画得一样好，或甚至更好。维勒佩斯离巴黎很近，而且对他的客人来说，先享受一点法国乡村生活再进城也不错。事实上，汤姆常常开车去机场接访客，维勒佩斯就在奥利

机场南边约四十英里。汤姆只失败过一次，当时一位美国人访客刚到汤姆家就病倒了，一定是因为他来之前吃的东西不干净，害汤姆没法去取行李箱的东西，因为那个客人一直清醒躺在卧室的床上。那次要取的东西又是一个缩微胶卷，后来是瑞夫斯安排他在巴黎的人费了点事才拿到手。对于这些东西的价值，有的汤姆未必了解，但他阅读间谍小说时，也不是总能明白价值何在。瑞夫斯只是个抽成的销赃人罢了。汤姆向来开车到别的城镇去寄这类东西，而且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都填假的。

这天晚上，汤姆睡不着，于是他下了床，穿上他的紫色羊毛睡袍下楼到厨房，那件睡袍又新又厚，上面印着一堆战斗蛙，还有很多流苏，是海洛丝送他的生日礼物。他本来想喝耀星特级啤酒，但后来决定泡点茶。他几乎从不喝茶，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喝茶也很适合，因为他觉得这是个奇怪的夜晚。他在厨房里蹑手蹑足，免得吵醒安奈特太太。汤姆泡出来的茶是暗红色，他在茶壶里放太多茶叶了。他端着托盘进入客厅，倒了一杯茶，穿着毡毛室内拖鞋无声地四处走动。他心想，何不假扮德瓦特呢？老天，没错！这就是解答，完美的解答，也是唯一的解答。

德瓦特跟他年纪差不多，够接近了——汤姆三十一岁，德瓦特如果活着，现在应该是三十五左右。蓝灰色的眼珠，汤姆记得辛西雅（贝纳德的女友）或是贝纳德有回在他们热情颂赞完美无瑕的德瓦特时提过。德瓦特生前有短短的络腮胡，这一点对汤姆将会大有帮助。

杰夫·康斯坦一定会喜欢这个主意。安排一个媒体专访。汤姆得温习一下自己可能得回答的问题，还有他得讲的一些故事。德瓦特跟他一样高吗？唔，那些记者谁会晓得？德瓦特的头发颜色比较深，汤姆心想。但这点可以解决。汤姆又喝了些茶，继续在客厅里踱步。他应该意外出现，就连杰夫和艾德都没想到——当然，贝纳德也没想

到。反正他们会这样告诉媒体的。

汤姆试着想象面对托马斯·莫奇森先生。重点是要冷静，有自信。如果德瓦特说一幅画是他的，是出自他的手笔，莫奇森凭什么说不是呢？

汤姆想得正热头，于是走到电话边。刚过凌晨两点，这个时间接线生大半都睡了，得花十分钟才会有人接电话。于是汤姆耐心坐在黄色沙发一角。他想着要叫杰夫或谁准备一些好的化妆用品。汤姆真希望能托给一个女人负责这个事情，比方辛西雅，但辛西雅和贝纳德两三年前分手了。辛西雅知道德瓦特的骗局，也知道贝纳德伪造假画，她不愿意沾这个事情，据汤姆所记得的，她一毛钱都不肯拿。

“喂，请说，”一个不耐烦的女接线生说，好像汤姆逼她下床来帮自己一个忙。汤姆查了电话旁边的地址簿，把杰夫工作室的号码告诉了那个接线生。汤姆很幸运，五分钟内电话就接通了。他又倒了第三杯深红色的茶，拿得离电话更近。

“喂，杰夫。我是汤姆。事情怎么样了？”

“完全没好转。艾德在这里。我们正想打电话给你。你会过来吗？”

“会，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如果我扮演我们失踪的朋友，总之扮演个几小时，你觉得怎么样？”

杰夫花了一会儿搞懂。“啊，汤姆，太好了！你星期二可以赶来这里吗？”

“可以，没问题。”

“能不能提早到星期一，就是后天？”

“恐怕没办法。不过星期二没问题。现在仔细听着，杰夫，有关化妆用品——一定要很好的。”

“别担心！你先等一下！”他跟艾德谈了一下，然后又拿起话

筒。“艾德说他有一个来源，可以弄到化妆用品。”

“这件事先别对外宣布，”汤姆依然保持冷静的语调，因为听起来杰夫已经乐得跳起来了。“还有一件事，如果这招行不通，如果我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玩笑，是你们的一个朋友——就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跟那个，你知道，一点关系都没有。”汤姆指的是莫奇森关于伪造的指控，而杰夫立刻就明白了。

“艾德要跟你讲话。”

“喂，汤姆，”艾德低沉的声音说。“很高兴你要过来。这个点子太棒了。另外你知道——贝纳德那边有一些他的衣服和东西。”

“这方面就交给你负责了，”汤姆忽然警觉起来。“衣服是最不重要的。麻烦的是脸。赶快去搞定，懂吗？”

“你说得没错。上帝保佑你。”

他们挂断电话。然后汤姆跌坐回沙发上放松，几乎平躺。不，他不能太早去伦敦。他要最后一刻才上台，带着冲劲和气势。太多简报和排练可能会弄巧成拙。

汤姆拿着那杯冷掉的茶站起来。如果他能成功的话，那就太愉快又太好笑了，他心想，凝视着火炉上方的那幅德瓦特作品。这是一幅粉红色调的椅中男子画像，男子有好几个轮廓，于是看起来就像透过某种变形的眼镜看着这幅画像。有些人说德瓦特的作品害他们看得眼睛难受。但站在三四码之外的距离看，就不会了。这幅不是德瓦特的真迹，不过是贝纳德·塔夫兹早期的仿作。房间对面挂着一幅德瓦特的真迹，《红色椅子》。两个小女孩并肩坐着，看起来吓坏了，好像第一天上学，或是在教堂里听到什么可怕的事。《红色椅子》作于八年或九年前。不论那两个小女孩坐在哪儿，反正在她们身后，整个地方陷入一片火海。黄色和红色火焰跳跃着，几笔白色让那些火焰显得朦胧，因而观者一开始不会留意到那片火。但等到注意时，就会造成极

度不安的效果。两幅画汤姆都很爱。到了现在，他看着两幅画时，几乎都忘了哪一幅是伪作，哪一幅是真迹了。

汤姆回想起早年“德瓦特有限公司”还未成形的日子。汤姆在伦敦认识杰夫·康斯坦和贝纳德·塔夫兹的时候，德瓦特刚在希腊淹死——大概是自杀的。汤姆自己也才刚从希腊回来；当时迪基·格林利夫也才死没多久。德瓦特的尸体从没找到过，不过有几个村里的渔夫说看到他有天早上去游泳，却从没见到他回来。德瓦特的朋友们——那回汤姆也见到了辛西雅·葛瑞诺——非常心慌又悲痛，汤姆从没见过一个人死了能造成这么严重的影响，连家人都不可能。杰夫、艾德、辛西雅、贝纳德都很茫然。他们像在做梦般热情地谈着德瓦特，不光是身为一个艺术家，而是身为一个朋友，还有一个人。他住在北伦敦的伊斯林顿，生活得很简单，有时吃得很糟，但他对别人向来大方。他附近的小朋友很崇拜他，常常当他作画的模特儿，并不期待任何酬劳，但德瓦特总是会掏出钱来，有时可能是他仅有的几分钱，给那些小孩。就在德瓦特到希腊之前，他又碰到了——一个打击。他接了一个政府委托案，为北英格兰一个城镇的邮局画一幅壁画。草稿审查过关了，但完工后却被拒收：因为画中有人裸体，或者太过裸露，而德瓦特拒绝更改。（“他的坚持没错，一点也没错！”德瓦特忠诚的朋友们如此向汤姆保证。）但这让德瓦特原先预期的一千镑收入化为乌有。这似乎是一连串打击中的最后一击——德瓦特的朋友们不明白他有多么沮丧，因此非常自责。汤姆模糊记得中间还有个女人，也是造成德瓦特沮丧的原因，但这个女人对他来说，似乎不如工作上的打击来得大。德瓦特的朋友都是专业人士，大部分都是自由接案，平常也很忙，德瓦特生前最后一段时间找过他们——不是为了要借钱，而是要他们陪他几夜——他们都说没空见他。在朋友不知情的状况下，德瓦特卖掉他工作室里面的家具，到了希腊，在那边写了一封



很沮丧的长信给贝纳德。（汤姆从没看过那封信。）接下来就是他失踪或死亡的消息。

包括辛西雅在内，德瓦特的朋友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收集他所有的油画和素描，想要卖掉。他们希望让他的名声不死，希望全世界认识并欣赏他的作品。德瓦特没有亲人，而且据汤姆记得，他小时候是弃婴，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晓得。他悲剧性的死亡传奇成为他的助力，而非阻碍；通常一般画廊对年轻早死又没名气的画家作品没兴趣，但有个自由撰稿的记者艾德·班伯瑞利用他的渠道和才华，撰写有关德瓦特的文章，在报纸、画报、艺术杂志上发表，杰夫·康斯坦则拍摄了德瓦特画作的照片当配图。德瓦特死后几个月，他们找到了一家巴克马斯特画廊，而且是在繁华的庞德街上，这家画廊愿意代理德瓦特的作品，很快地，德瓦特的油画就卖到了六百镑或八百镑。

接下来就碰到不可避免的状况。油画全都卖完了，或者几乎卖完了，此时汤姆住在伦敦（他在西敏区伊顿广场附近的一户公寓住了两年），有天晚上在索斯伯里酒馆遇到了杰夫、艾德和贝纳德。当时他们又陷入忧愁，因为德瓦特的油画快卖完了，当时汤姆就说，“你们做得很好，就这么结束太可惜了。难道不能让贝纳德模仿德瓦特的风格，画出几幅画来吗？”汤姆本来是开玩笑，或者半开玩笑的。他跟这三个人根本不熟，只知道贝纳德是画家。但杰夫跟艾德·班伯瑞都是务实的人（一点也不像贝纳德），当时杰夫便转向贝纳德说，“这个我也想过。你觉得呢，贝纳德？”汤姆忘了贝纳德到底是怎么回答的，只记得贝纳德低下头，好像光是想到要伪造他的偶像德瓦特的作品，就很羞愧或很害怕。几个月后，汤姆在伦敦一条街道上碰到了艾德·班伯瑞，艾德很开心地说贝纳德画出两幅很出色的“德瓦特”，他们已经当成真迹，在巴克马斯特画廊卖掉了其中一幅。

更后来，就在汤姆刚娶了海洛丝，又搬离了伦敦之后，汤姆、海